

經濟成長論文集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E. D. Domar 著

張 溫 波
施 敏 雄 譯

經濟成長論文集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E. D. Domar 著

張 溫 波
施 敏 雄 譯

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二十一種

經濟成長論文集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再版

原著者 Evsey D. Domar

翻譯者 張 溫 波
 施 敏 雄

編印者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

發行者 臺 灣 銀 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

經售者 中 華 書 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

印刷者 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鄉草湖路

前 言

假如說出版是著者不知謙虛的表現，則將原已發表過的論文再行出版更不謙虛。我曾嘗試把這種意思向自己表示出來，但徒然無功。本書中收集的各篇論文，我自知其中錯誤難免，不過我希望把以前發表過的論文收集在一本書內，也許對其他經濟學者多少有點幫助。最後一篇論文「蘇俄成長模型」可以免除這種非難，因為這篇論文以前未曾發表過。

本書所收集的九篇論文除第一篇「經濟成長的理論分析」外，均按原來發表的時間先後排列。因為第一篇對經濟成長有一概括的觀察，並對其餘八篇論文所涉及的問題提出一般性的評論。第一篇論文未應用專門性的術語，文中也沒有任何數學式（僅在附註中用了兩個數學式），因此可做為本書的引論^①，不但若干一般性的檢討，而且各篇論文的背景和目的所附加的而特殊的評論也在此加以說明。這樣的安排難免發生重覆，但重覆的地方並不多。

在原來發表的論文中的文體會有不少修正，因為無關緊要所以並未特別提及；不過內容方面的重大修改都清楚的顯示出來。

本書所收集的論文是在1944~56年間寫成的^②，這些論文各有其不同的標題，乍看起來似乎所討論的是各個不同的問題，其實各篇都有一貫的主題，而結構也極為相似。每一篇論文均應用成長率為分析工具來處理某些特殊的經濟問題。在分析問題時，曾經採用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將某些流量（如國民所得或投資）視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分析這些流量與在函數上和這些流量有關的其他流量（赤字預算、投資），由流量產生的存量（資本、公債）、由存量產生的流量（折舊費用、利息支出）、有時間落後性質的流量（如與投資有關的替換（replacement）之相互關係，這一切均係以成長為其條件。第二種方法是將討論的問題用幾個簡單的微分方程式體系表示出來，而從解方程式得出一個

變數或其他變數的成長率。最後，這兩種方法同時使用，而由第二種方法解出可供第一種方法所用的成長率。在第二、第四及第八篇論文僅使用第一種方法。第九篇是以第二種方法為基礎，而其他各篇則兩種方法併用。

①本文原以「經濟成長：計量經濟學的探討」(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etric Approach)為題，發表於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51年大會，我改變其題目，因為其中僅包含份量極微的計量經濟學。

②其他尚有數篇與經濟成長有關的論文，但我認為不宜放在本書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累積與繁榮的結束」(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End of Prosperity)，係提出國際統計會議(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onference)之論文，刊載於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之國際統計會議記錄，Vol. 5 (Washington, D.C., Sept., 6—8, 1947), pp. 307—314. 重刊於 Cowels Commission Papers, New Series No. 33, 1951年；「投資、損失與獨占」(Investment, Losses and Monopolies)，刊載於 *Income, Employment and Public Policy; Essays in Honour of Alvin H. Hansen*, New York, 1948, pp. 33—53；「美國經濟之資本與產出的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Outpu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提出 August–September, 195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在義大利 Santa Margherita Ligure 舉行的 Conference on Factors of Economic Progress. 其中摘要刊載於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ol. 6, No. 2, 1954, pp. 233—42. 全文刊載於 *Economic Progress,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a Round Table hel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Leon H. Dupriez 主編 (Belgium, Louvain, 1955), pp. 249—69.

處理特殊論文的一些註解、答辯等等，於適當地點指出。

在選擇問題時，並無特殊的計劃可遵循。不僅用以解決問題所構成的模型，而且大多數的問題，乃根據前一個問題而展開。其中有兩篇（第六及第九）的問題則是朋友的提議。由某一模型轉換為另一模型時，往往沒有什麼改變；有時將簡單的模型加以擴大成為比較複雜的模型，但所用的數學却很少超過初等微積分的範圍，只要能够了解簡單的基本模型結構，便不致遭遇其他難題了。成長理論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如不藉助數學的工具，僅用普通的敘述是不易處理的。但我仍儘量避免用形式上的數學，而將大部份數學的推

演過程置於附註或附錄中。

在本書的九篇論文中至少有四篇（在1944年與1948年間發表的第二篇至第五篇）係討論失業，且將經濟成長視為失業的一種對策，而不把成長本身視為目的，現代的讀者也許對此要覺得奇怪，其實這是一部份由於時代精神使然：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教訓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通貨膨脹與繁榮，在人們心目中記憶猶新。其次，本書乃是從包括馬克思，而特別是凱恩斯之消費不足學派的著述的邏輯中得出的結果，雖然他們對我的結論可能感到驚異並且不太滿意。最後，我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積極的政府參與）有一種內在的緊縮傾向(deflationary tendency)，這種傾向可被技術及其他因素的變化所抵消，但不一定被消除^③。因此我懷疑失業問題是否已經永遠解決。也許我是在勝利後仍進行長期作戰，不過我們從1956年選戰的經驗，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預算的平衡方面進行意氣之爭。有兩個參議員甚至提出修改憲法以禁止赤字預算（戰時除外），這種經驗是無法令人安心的。不論如何這四篇論文的邏輯結構並不受這種方法的影響，也不受可能建立或已建立的適於處理將成長本身視為目的的方法所影響。最後三篇論文便是根據這種觀點寫成的。

現代的讀者或許認為我們在前面的四篇論文（第二至第五篇）中處理美國經濟成長可能性之過份謹慎而感到有趣（我確實是覺得有趣）。每年2%或3%的可能的穩健成長率，便附帶很多辯論和保留及其他條件來討論。美國的可能成長率將可達成或者將被失業所沖散，端視美國是否能夠通力合作竭智盡慮而定。不過在未來數年間美國至少能以每年3%或4%的比率成長。與時下一般的看法相較，我的看法是較為樂觀的。

^③Schumpeter認為這種變化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能或缺的精髓，缺乏此種變化則不成為資本主義。Schumpeter 這種說法固有其價值，但仍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現在我要對各篇論文作某些評論。第一篇論文的目的方才已加

以說明。第二篇論文討論公債負擔，是我在上面提及的兩種方法中第一種方法最簡單的應用之一。這篇論文的中心，不但在比較公債數量與國民所得的大小——因為絕對數的大小在經濟學上顯然沒有什麼意義——而且在建立一個以公債為因變數（存量），國民所得為自變數（流量）的函數關係，此乃藉赤字（即公債變動率）視為國民所得（當然還有其他因素）的函數。如此，則公債快速的增加，將較公債緩慢增加時與國民所得之比為小是有可能的，這是研究成長問題時的典型的矛盾^④。

第三和第四兩篇論文討論投資與就業，也包含不少具有共通性的材料。第三篇論文是較為專門性的，而第四篇則較通俗，該兩篇文章並不完全重覆，因此一併收集在本書中。

第三和第四兩篇論文的目的是想彌補 Keynes 對投資的特殊處理方法所引起的所得與就業理論的空隙。在處理短期（short-run）情況時，Keynes 假定一個經濟體系的生產能力與資本存量不變，將投資僅視為是一種創造所得的工具（乘數效果），而忽略其對生產力的效果。

至於長期（long-run）的情況，投資的特性則是相反的：投資增加資本存量，但却忽略了創造所得的效果。由於僅對投資的一個特性之奇妙的考慮的結果，Keynes 的短期理論仍為不必要的靜態，不過他的長期分析由於投資機會幾為以前的資本累積吸收淨盡，使其趨近靜態的沙漠邊緣。生產能力的擴張的確需要時間，而乘數效果消失得很快。不過兩種效果都極為重要，如忽視其中任何一種效果，則對預測有極大的影響。在 Keynes 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中意義欠明的地方如資本主義的將來，「利息生活者」的安樂之死，埃及金字塔的祝福等詞句，以及 Keynes 對人類歷史的一般看法，認為要避免過度的儲蓄傾向頗為困難且往往不易成功等等，在此或許有加以說明的必要。雖然如此，投資過程的雙重性格也不可忽略，因為就 Keynes 的抽象觀念水準來看，兩種特性可以

很容易的用簡單的（微分）方程式來表示。解方程式則得到投資的成長率及（或）為使投資的雙重效果保持平衡所必要的國民所得成長率。

④這問題正如前言所提出的其他一切結論一樣，尚受各篇論文所述的條件之限制。

此一成長率可表示為儲蓄傾向（propensity to save）與投資平均生產力（average productivity of investment）的乘積（或者是以現代較通俗的術語來表示，即儲蓄傾向與資本係數的比率，而資本係數即投資生產力的倒數）。因此，投資的生產力愈高，也就是說每單位產出（output）所需資本愈小，則成長的速度愈快。這樣說來資本節約（capital-saving）比勞動節約（labor-saving）的策略更能促進經濟發展，這是根據歷史經驗得到的奇妙的結果。此一結論對落後國家可能有意義（雖然僅有休閒或半休閒的人存在並不一定能夠適時適地提供適當的勞力），但在通常情況下對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否則美國經濟進步的道路將走上像中國洗衣店用手洗衣服及類似的方式。不過由於此一模型我們並不能得出其他結論，因為在此一模型中將資本視為唯一明示的生產因素。

我把在某一特定方案（specific project）的投資生產力（ s ）與以整個經濟中的產出增量來衡量的總投資生產力（ σ ）這兩種不同的觀念引進來，我是要避免解決這種困難而不是設法要解決這種困難，因為後者（ σ ）可能由於現在的方案改變為新的方案而受勞力移到新方案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這種區別是有必要的，但我並不認為我的嘗試是成功的。因為此一模型使用一種不適當的生產函數以表示何者決定這兩種生產力的差異，這種差異被視為既定的。我確信這樣形成一種同義的反覆，同時就我的朋友的反應來判斷則是一種混亂。正確而可行的方法如不是忽略這種差異而希望以技術進步與人口成長在不解雇舊有設備所需勞力的情形下，可提供使用新設備所需充足的勞動力，就是在資本因素之外，加入一個主動的因素，而採

用較切實際、較為複雜的生產函數。在其後的論文中，我採用這兩個解決辦法中較簡單的一個，但這樣做似有曾經犯錯之感。我認為在一個簡單的生產函數中僅引進勞動做為另一生產因素可說是一個微小的改進^⑤；假如刻意要使這些模型更切實際，則需要有部門高度細分的複雜生產函數^⑥。大體上這是對的，不過最近 Robert M. Solow發表了一篇論文，恰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付印，顯示成長模型可用一個不很複雜而較不僵硬的生產函數使其內容趨於豐富^⑦。

總之，僅由幾個變數導出的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經濟體系（或任何其他類似的經濟體系）之產出或投資的成長率也不能把它看得太認真^⑧。第三、第四及第五篇論文（有關資本累積）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導出在實際經驗上有意義的成長率，而是嘗試解決自 Marx（假如不追溯到更早的話，更確切的說應自 Mandeville 及 Malthus 開始）至 Keynes 乃至以後常見於經濟文獻中的老問題，即關於資本累積對經常投資、利潤率、所得及就業水準所產生的效果。不論我的定義如何模糊，我曾嘗試表示有成長率存在，假如這一成長率能夠實現，則利潤率遞減、投資機會稀少、慢性的失業及這些作者所預料的類似災難將不會出現；且就目前我們也可以判斷，成長率將不會超過實質上的可能性。就另一方面來看，某一個經濟不能達到與這相近的成長率，將造成資本資源的閒置，這種情形雖然未必帶來預期的懲罰，但却是很有可能的。所以經濟上的救濟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不能保證的。

其次一篇——第六篇論文——討論對外投資的效果（這是 Walter S. Salant 向我提議的），其邏輯上的結構與第二篇論文討論公債者相似。對外投資（包括貸款）假定其以某一比率成長，而資金之流入與流出的比率是在數種條件下進行檢討。傳統的看法認為，此一比率在某一時間內必大於一，雖不甚合理但可視為一種特殊的情況，而此一比率的變化取決於對外投資成長率與其報酬成長率之相對數值的大小。

⑤參看 D. Hamberg, Harold Pilvin, R. F. Harrod 和我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中對「充分利用生產能力與充分就業的成長」(Full Capacity vs. Full Employment Growth) 的討論。見該 Journal, Vol. 66 (Aug., 1952), pp. 444—9, 及 Vol. 67 (Nov., 1953), pp. 545—63.

⑥這一點後來在 Wassily Leontief 的動態投入產出體系中完成。參看其「美國經濟結構研究」(*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1953).

⑦ Robert M. Solow, 「經濟成長理論」(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Feb. 1956), pp. 65—94.

⑧這一點幾乎是每篇論文都要注意的(對這一點及其他各點有充分的辯解),同時在前言的末段亦將再提及。

在第六篇論文所用的模型較第二篇討論公債所用的模型複雜,因為在第六篇的自變數為國外投資「毛額」,不但受利息負擔,而且受分期還本的限制。這種模型雖較複雜,但奠定了以後有關折舊與替換論文的基礎,所以仍是受歡迎的。

在第三、第四及第五各篇論文中所用術語是以折舊後的淨額表示,折舊被隱涵的假定其與連續的替換相同,或者是在模型之外暗中假定其相同。美國約有50%或更多的毛投資是以這種方式處理的。這種處理的方式當然不能令人滿意,因此在第七篇論文中企圖修正此一缺點。

第七篇論文「折舊、替換與成長」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是依照第二及第六篇論文的方法,先假定毛投資的某一成長率,再探討此毛投資與替換及折舊的關係。其中牽涉到時間落後(lags),流量(flows)與存量(stocks)的關係:替換與有時間落後之過去投資有關;折舊等於現有資本存量的某一比率;而存量則表示過去投資的累積。成長率在決定這些相互關係間的變動時照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一個成長中的經濟,替換遠落於折舊之後,此二者不能再認為當然具有一致性。

第七篇論文的第二部份乃是根據此一研究，就第三至第五篇論文的材料再加整理用毛額表示以導出成長率。其所強調之點（可能太晚）不再置於消除失業而在經濟發展，並視成長率本身為目的。從分析的觀點來看，這樣雖然差異甚小，但在政策的涵義上却有很大的改變。例如儲蓄不再被視為惡害，而重新回到其正當的地位，且被視為發展與成長的重要手段之一，不過此一手段如不善如利用，則將違背其主人的原意^⑨。

第七篇論文為第八篇論文提供了適宜於租稅目的之加速折舊問題的模型。第八篇論文的目的為考驗此一措施對新設立及成長中的企業之有用性如何。而其結論是肯定的：一個新設立的企業至少可以享受延期繳納所得稅負擔，雖然一個成長中的企業其有效稅率較低。所以此一措施把老朽或停滯的企業所得（利潤）重新分配到新設與成長中的企業。

所有這些似乎是可望達到的（假設成長本身是可望達到的）。但我既不是研討計劃的行政問題也不是討論其可能遭受的抨擊，特別是現行稅法之下處理資本收益（Capital Gains）的問題。在這方面所受的抨擊已極多見，我並不想再增加被抨擊的機會，這些問題似應留待較我更透澈了解租稅方面的人去研討。

最後一篇論文「蘇俄成長模型」是以前未發表過的，是以蘇俄經濟學家 G. A. Fel'dman 於 1928 年在計劃經濟（*The Planned Economy*）雜誌中刊載的一篇著名的論文為根據寫成。雖然我對蘇俄經濟的研究相當外行，但它是一個最有價值的思考的泉源。蘇俄社會的研究者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較幸運的實驗室同仁有別），根據與美國截然不同的社會和經濟體系，希望使實驗得到結論，以重新檢討自己在智識上裝備的少數幾個方法之一，但實際上差異並不是大到不能實驗的程度。我時常認為 Marx 主義者對資本累積過程極為關心，本該發展幾種成長理論，不過當 Gregory Grossman 告訴我關於 Fel'dman 的論文時（可能是在 1950 年）燃起了我的希望。

⑨我要指出在以前各篇論文中並不主張降低儲蓄傾向，我主張盡力利用可能的儲蓄。

不過在起初我感到失望。雖然 Fel'dman 的著作早於 1928 年發表，無論就數理經濟學或成長模型來看都予人相當深刻的印象。Fel'dman 研究的結果與其後西方經濟學家發展出來的結果極為相近，以致我不能分別（可能是在他的著作中充滿了數學的關係）兩者在基本方法上的不同之點。其論文看來僅具有歷史性的趣味，但由於我不是一個真正的古物鑑定家，因而放棄不用。最近我再從另外觀點研究，才瞭解 Fel'dman 因係從修正的 Marx 表式引申而來，所以其所用的變數和我們所慣用的變數不同。如 Fel'dman 不用儲蓄傾向及單一的總資本係數，同時將資本財工業保留下來用以生產更多資本財之總投資的部份視為基本變數^⑩。Fel'dman 的結論與我們的結論極為接近，使我們對他的論文增加了興趣。

雖然 Fel'dman 把全經濟分為資本財和消費財產在操作上在我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不過平心而論 Fel'dman 的模型對了解蘇俄經濟發展方面較我的任何模型更有用，因此也引起有關一般經濟發展目的之某些有趣的問題。最後，蘇俄將其用為經濟計劃的工具暴露了它的缺點，不過這並不是模型本身的缺點，一個模型要用來反應現實是很困難的。

以上已將本書所收集的各篇論文加以介紹，不過讀者也許要問：這本書中的各篇論文總合起來是在說明什麼呢？是否給我們一種經濟成長理論呢？有些讀者也許會想到：是否作者在其內心對於某些社會何以比其他社會的發展與成長為快，以及某些廣大地區為什麼幾乎並沒有發展之有系統的解釋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對於這個題目即使一個人反覆的研究與本書類似的其他書籍^⑪，仍不能找出答案。（假如把本書的書名寫得長一點並不顯得笨拙的話，我會把這本論文題名為成長理論的〔某些方面〕的探討），又由於本書中的論文大部份在說明資本累積的作用，很少涉及資本以外的其他

因素，所以極可能被誤解資本累積乃是經濟發展最重要且為唯一的條件，而其他如技術進步、勞動供給與非經濟因素，則僅在適當時地出現。不過經濟發展乃是社會結構全體最複雜的現象，資本累積只是一種結果，或者可說是一種象徵，而不是一個主要原因，這已無需再加申論。

⑩以前的敘述乃是我對其模型的解釋，該模型由於大部份用兩部門的資本存量表示而不用經常投資分類，所以相當複雜。

⑪例如，見 Trygve Haavelmo 的「經濟演化理論研究」(*A Study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Evolution*),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III (Amsterdam, 1954)。

我不知道從廣義來說是否可以發展出一種令人滿意的成長理論，但是成長理論絕不可能單純由模型中創造出來。成長理論的建立，需要相當豐富的實證工作，同時也需要具備有綜合各種社會科學資料和觀念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廣泛的觀察力和想像力以及稱為「智慧」的了解力。簡單的說，這實在是賢哲所做的工作。

一個建立經濟發展模型的學者，也就是在狹義上的理論學家，其任務乃是抓住賢者的衣袖，詢以在其巨大殿堂的一根或其他柱子是否真正能够支持其上的重負；是否需要在必要的地方以鋼樑來支持；使賢者相信其基礎可再加深，而鋼筋混凝土可再加強（我想可能是用數學）；告以新的建築材料和新的建築方法；甚至時時（我希望不要太多）提出證明讓他知道其偉大的構想乃是虛幻的。賢哲的眼光可能太廣泛，而未能斟酌對工程上有時具有重大關係的細節。假如 Marx 有這樣的一位助手，則其理論當可切合實際。

理想的方式是，賢哲及其兩位助手——理論學家與統計學家結為一體，但這種情形實際上極為少見^⑫。賢哲要想具有理論與實際雙方面的長處，其誘惑性至少在短期間是極為強烈而難以抗拒的。但要成為一個真正的賢哲並避免盲目使用過去的事件，誤用類似的歷史，機械的運用理論，以及從事無用的分類，這是很難的事情。

這只是我們舉出要做一個賢哲所應具備的幾個標準而已。賢哲往往也不精通數學和統計學，因此最好不要兼具多種功能，而讓各人專其所長。在本文中我們以較為認真的態度來討論，顯示我們對於在經濟成長條件下不切實際的經濟理論從事修正。

⑬Marx是一個偉大的賢哲，並曾從事於實際資料的整理，但他却是一個貧乏的理論學家。Schumpeter想從事全部的三種工作，但我認為他可被稱為賢哲。至於 Keynes 較 Marx 及 Schumpeter 的理論為佳，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決策者，但由於他致力於當時各種急切的問題，以致沖淡了他做為賢哲的形象。除此之外，我們不再批評其他在世的賢哲。

就這種目的來說，我們相信我們的簡單模型較之其他模型更為適用，因為我們所用的大部份傳統理論都是從與傳統理論相同或更簡單的模型導出。目前經濟成長在時間落後問題及存量和流量間的相互關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然還包括其他較廣範圍如與存量及流量有極大關係的貨幣理論^⑭，所得與財富的分配；資源調配理論及更重要的投資決策理論；國際貿易及公共財政的某些方面的理論；個別企業的理论^⑮；以及其他各種理論。經濟成長也可能與其他不直接牽涉時間落後及存量與流量間相互關係的問題發生關聯，因此新的可能性可推展到較廣大的範圍。也許我們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是修正現行的理論乃是過分謹慎的說法，事實上我們在說明的過程中將建立新的結構。

假如建立經濟成長模型的人一方面想要模倣賢哲，另一方面又渴望從事實際方面的工作，則我們所有的敘述全是屬於理論上的檢討。運用成長模型做為經濟發展實際上的指導方針是很動人的，不過其陷阱也很深。在我們的模型中產出的成長率主要是以儲蓄傾向和資本係數（或其他形式）的函數來表示。只知道這兩個稍具樂觀，看來言之成理的兩個參數，則經濟發展的保證似乎只是紙上談兵而已不切實際。這兩個參數乃是對經濟的現實運行給予一連串假設之最冒險的抽象觀念，這些參數在經濟活動中的關係是極為單純的。

在最後一篇論文中 Fel'dman 的說明是誤用模型之最佳實例，而我爲了要使其更爲清楚起見，又加上一個結語。我不知道是否能說服對成長抱有熱心的人及發展的設計者，但我的確希望能夠使他們相信這一事實。

⑬ John G. Gurley 與 E. S. Shaw 在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Sept., 1955) pp. 515—38 所發表「就資金的觀點看經濟發展」，(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顯示在這方面已創立了有希望的開端。

⑭ 此一工作 Edith T. Penrose 早已進行，參看其「成長的限制與企業規模」(Limits to the Growth and Size of Firms)，刊載於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45, (May, 1955), pp. 531—43.

近來經濟成長與發展已成爲今日的時髦，而許多書本和題目可以稱爲「某些事物或其他事物與經濟成長或經濟發展」的真是汗牛充棟，而無法讀完。假如不是這種流行風氣所及，我們職業上的尊嚴便可提高，不過我也不能對這一點叫屈。因爲經濟學的進步遲了將近一百年，至少也遲了五十年之久。雖然有過顯著的快速成長，但何以靜態的形象仍深植於十九世紀巨匠的思想中，且又支配當代多數學者的思想，我對這一點無法加以解釋。就是我那些識見廣博而又喜愛成長理論的同事，也只當它是一種延緩執行而非特赦。再者，我也看不出任何跡象顯示這世界較一百年前對靜態學說進步多少。假如對靜態學說有某些行動的話，我們可以說是越遠離靜態而不是接近靜態。當然，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靜態並不是他們對歷史的看法，只是一種分析的工具而已。即令如此，我也認爲對靜態的研究已經太多，到今天靜態已成爲一種無用的重負而不是一種工具。

在今天經濟成長與經濟成長率不但出現在有名的經濟雜誌刊物中，也出現於政治演說、官方公告，報紙乃至於電視。經濟成長被認爲是經濟政策的目標之一，而將以往公衆對充分就業的注意力吸引一部份到經濟成長方面。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並非矛盾而不能

調和，但兩者也不盡相同。由於要做賢哲是一種冒險的工作，我以為成長是較為穩健的目標。經濟成長不但表示生活水準的提高，這是明顯可以看到的；同時也增加儲蓄、發明的才能、效率、良好的經營、勤勉工作、及其他優良的清教徒的美德。至於充分就業有時與經濟成長的優點相似，有時則與經濟成長的優點衝突。一個經濟如以相當快的速度成長（沒有通貨膨脹存在而具有通常的休閒、家庭、母性、健康條件），將可享受充分就業的好處而不必有所憂慮，但充分就業往往與低效率與停滯相伴同存。這些自然是屬於價值判斷的範圍，在這方面經濟學家並不想涉足太深。無疑的，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勞累和辛苦往往較所獲得者為多。在正常情形下有關成長之正反的議論可以從容不迫的進行；但在今天就實際的問題來說。這種議論已嫌過時。即當今世界上的侵略集團實力強大且又相當成功的達成快速成長之際，侵略集團以外之地區除非無視於其本身社會之存在，決不能忽略經濟成長的目標。

這些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但我們無法在此加以說明，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本書中的理論部份。

經濟成長論文集 目錄

謝 辭	(1)
前 言	(1)
一 經濟成長的理論分析	(1)
二 「公債負擔」與國民所得	(21)
三 資本擴張、成長率與就業	(57)
四 經濟擴張與就業	(69)
五 資本累積的問題	(93)
六 國外投資對國際收支之影響	(113)
七 折舊、替換與成長	(141)
八 論加速折舊	(185)
九 蘇俄成長模型	(215)
索 引	(257)